

# “我最喜欢的是孩子们喊我——老师！”

——对话云南省省级学科带头人陈祥芳

记者 杨明 曹阜金 文泽梅 何旭东



陈祥芳在分享教学经验。

“这些荣誉头衔是组织给予我的信任,但真正的赠予是孩子们的成长。看到他们从不会到会,从怕数学到主动做题,这比任何荣誉都实在。”

数学不只是应对考试的科目,更是培养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载体。孩子以后不一定都会成为数学家,但一定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,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。

红色教育不是贴标签,而是真正用到了教学里。”

记者:时间终于在学校发展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交汇,并给出了对你的赠予,作为一名扎根西部山区、革命老区的基层教育工作者,一路走来,你有什么感受、感想?

陈祥芳:从教27年,我一直担任班主任主任工作。此前曾在威信县水田镇中心小学担任教学副校长,2015年到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后,先是在教科室担任教学主任,2017年至今一直担任教科室主任,并承担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、数学教学工作,还带工作室和小学数学核心团队。事情特别多,但我不改初心,依然坚持留在课堂里、守在孩子中间。在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工作的10多年里,我从普通老师一步步走过来,收获了很多头衔,说实话,压力远多于荣誉。但是,我最喜欢的还是学生们都叫我:“老师!”

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刚考调到扎西会议红军小学,学校就让我担任一个比较差的班级的班主任。在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后,我发现一名学生数学只考了30多分。我以为是成绩录入有误,便打电话询问原来的数学老师,才得知这个孩子思维差。但我没有放弃他,坚持每天抽时间给他补课,从二年级一直补到六年级。他基础差,我就从最简单的计算题入手,一道题一道题地讲解。后来他考了78分,虽说分数不高,但家长来学校时却哭了,说没想到孩子还能及格。现在这名学生在县城职业高中汽修班就读,每次见面都会喊我“陈妈”。

这些荣誉头衔是组织给予我的信任,但真正的赠予是孩子们的成长。看到他们从不会到会,从怕数学到主动做题,这比任何荣誉都实在。

记者:红色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真正与你和你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交织在一起的?它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?

陈祥芳:扎西是革命老区,本地红色资源十分丰富,但以前我没思考过将其融入日常教学。真正开始运用是2010年我在威信县水田镇中心小学担任教学副校长时,得带头想办法让学校办出特色。我琢磨了很久:如何把红色文化与数学课堂有机结合?后来,我搞了个“长征中的数学”主题,比如讲“四渡赤水”时,让孩子们计算行军路线、速度、时间;讲红军筹粮时,设计按比例分配的数学题。孩子们觉得新鲜,做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。

来到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后,我经常带着孩子们走进扎西会议纪念馆,不只是看,而是带着任务去。比如测量纪念馆台阶的高度,计算总面积;数展厅里的文物数量,制作统计图表。回来后,安排孩子们写数学日记,有个学生这样写道:“原来数学不光是做题,还能计算红军走了多远。”红色教育不是贴标签,而是真正用到了教学里。这样的教学实践,让课堂“活”了起来,孩子们不仅熟知了家乡的历史,学数学也更有劲了。至于我自己,每次去纪念馆,看看那些旧物,想到红军当年那么艰难都坚持下来了,我这点累又算啥。

记者:作为云南省小学数学学科带头人,请你评价一下你的学术研究或者教学内容。

陈祥芳:学科带头人这号,我担当得起的地方,可能就是干的时间长、愿意琢磨,也愿意带人。教学上,我是数学老师,就老老实实地把数学教好。

作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,我培育了一大批班主任。我们每个月集中开展一次活动,主要是听课、评课、交流班级管理难题。有个年轻老师管不住课堂纪律,我连续两周每天去她班上听一节课,课后一条条地帮她分析:怎么立规矩,如何抓典型,怎么表扬、批评学生。现在这位教师已成长为学校的优秀骨干班主任。

学科核心团队的工作,主要是送教下乡。威信县山区学校多,教师流动性大,团队每学期都会去两所村小,上示范课、开展教研活动。2025年,我们去了扎西镇的一所村小,那个学校只有8个老师。我作了一个专题讲座,并安排两位老师上示范课,参会教师纷纷表示学有所获,从讲座中学到了如何管好一个班。

要说学术研究,我没写多少论文,就是把一线教学心得与实践感悟写成随笔后投稿给各级刊物。近几年来,我在省级刊物发表了2篇论文,在市级刊物发表了7篇,在县级刊物发表了6篇。

记者:在实际的教学工作和生活中,你觉得责任和义务,对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和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?

陈祥芳:责任就是逼着自己往前跑。我们学校是一所红军小学,牌子亮,压力也大。我是学校教科室主任,得拿出工作成效来。2010年,我被评为省级骨干教师;2017年,获评市级首届骨干教师。随后,威信县教育体育局安排我牵头组建一个县级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,辐射带动县域内更多学校提升教学质量。

2018年,我带领团队申报市级课题《如何在大班额情况下构建学习共同体》。面对一个班六七十人的大班额教学难题,我们采用分组学习模式,建立小组评价机制,让学生在“比、学、赶、帮、超”的氛围中学习。老师们普遍反映,到了高年级,班级管理轻松多了。2020年,我又带领部分教师申报市级课题《“双减”背景下利用“教学评”一致性引领目标教学研究》,该课题成功立项,并于2022年12月顺利结题,相关研究成果现已在全县推广使用。2023年,我被评为“兴昭人才”;2024年,被评为省级学科带头人。如今,我牵头负责1个“兴昭人才”工作室和1个省级优秀班主任工作室。

记者:通过几天的采访,我们感受到你们的教学不再唯分数论、唯成绩论,而是更注重心灵的唤起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,这种转变与传统的教育教学有何不同?

陈祥芳:分数当然还是要的,我是数学老师,最清楚分数的重要性。但分数不是全部,特别是到了高年级,学生的心理、习惯、思维方式更重要。以前教六年级时,主要就是刷题,模拟试卷一套接着一套。现在我会留时间做点别的事,比如每周开设一节“数学故事课”,讲数学家怎么思考问题,讲生活中的数学。有个学生原来很怕应用题,听了陈景润的故事后,说自己也要攻克难题,现在做题主动多了。与此同时,我们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变了。我不只看考试分数,还看课堂表现、作业习惯、小组合作。有个女孩,考试成绩中等,但特别会给同学讲题,我评她为“数学小老师”。这份认可让她自信心大增,成绩也随之进步。

作为班主任,我更关注孩子的心理

健康。我班上有个男孩,因为父母离异,成绩下滑得很厉害,还和同学打架。我没有急于批评,而是多次找他谈心,并与其父母进行沟通。后来,我安排他担任数学课代表,让他有事做,帮助他找到存在感。

新旧教育理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,以前只盯着眼前的分数,现在想着孩子以后的发展。数学不只是应对考试的科目,更是培养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载体。孩子以后不一定都会成为数学家,但一定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,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。

记者:坚守心底的那份温暖,便有了更多前行的勇气。你对你的事业有什么规划?如果从教育的本义出发,红色记忆应该占据多少分量?如果从社会角度来看,红色教育又能向孩子们传递怎样的信念?

陈祥芳:个人层面,首先得把教学的事做扎实,特别是毕业班复习,要总结一套适合本地孩子的教学方法;其次,要把班主任工作室带好,培养10名骨干班主任,让他们能独当一面;再次,带领学科核心团队继续送教,争取覆盖威信县所有乡镇的村小。学校层面,作为学校教科室主任,想要推动“红色+学科”更深入,不只是语文和道德与法治课,数学、科学、英语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都要融合。在课堂上真正让学生体会到红色文化无处不在。

红色记忆的话题很大,但我觉得占德育的三成最为合适。教育的本义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,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都要抓。红色教育是德育的一部分,解决的是孩子价值观的问题。在威信,红色资源是优势,但不能满眼都是红色,别的都不要了。具体到数学教学,红色文化是情境、是素材,不是全部。比如讲统计,可以用红军长征的相关数据;讲几何,可以分析纪念碑的结构。但数学的本质还是思维训练,红色文化只是引子,不能喧宾夺主。

至于传递的信念,我始终认为是坚持。红军长征那么难都没有放弃,孩子学习遇到困难,也要有这股韧劲。其次要实事求是。数学讲究逻辑、讲究证据,红军打仗也是靠调查研究、实事求是。孩子做题要严谨,做人也要实在。最后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。红军为了人民英勇作战,孩子学好本领,将来也是为人民服务。不一定当大官、挣大钱,把本职工作做好,便是作出了贡献。

记者:你对自己、对扎西会议红军小学以及你的同行们有什么寄语?

陈祥芳:对自己——守住本心。记住自己是个数学老师,站在讲台上,面对的是几十个孩子,要把课教好,把人带好。

对扎西会议红军小学——希望学校越办越好,真心实意地为孩子的成长着想。红军小学牌子,要体现在孩子身上,让他们有红色印记,也有真才实学。

对同行——别抱怨,多琢磨怎么把课上好,怎么把孩子教好。我带的工作室、学科核心团队,始终敞开大门,欢迎大家前来听课、讨论。

我最想说的是——好好干,孩子们不会忘记你。我教过的学生,有老师、医生、警察……他们见到我都很尊重地叫我“陈老师”。我认为这种尊重与认可,比什么头衔都重要。

## 威信县扎西会议红军小学系列报道之三

### 今天我们没有作业

记者 曹阜金 杨明 文泽梅 何旭东

4月8日,星期三。下午放学后,同学们收拾书包,很轻松地离开了学校。原来,当天老师没有布置作业。“不只是三年级(10)班没有作业,全校各个年级的老师都没有布置作业,因为今天是威信县扎西会议红军小学的‘无作业日’。”潘旭老师说。

教育部《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》明确提出:“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,严控书面作业总量,严禁布置机械重复、惩罚性作业,鼓励每周设置一天‘无作业日’”。2025年12月3日,威信县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正式推行“无作业日”制度。学校规定,从2025年12月起,每周星期三为“无作业日”,当日课程结束后,所有学生全部离校,老师一律不布置作业。

威信县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是昭通市第一所推行每周一天“无作业日”的学校。据悉,昭通市全面推行每周设置一天“无作业日”是从2026年春节学期开始的。威信县扎西会议红军小学勇于率先试行,源于该校深厚的办学底蕴。威信县扎西会议红军小学拥有上百年办学历史,从1906年的旧式学堂到1936年在扎西会议会址(江西会馆)办学,从1982年迁址办学到现在的红军小学,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,坚持“上进办学”理念,逐步把学生从“书山题海”中解放出来,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

设立“无作业日”,并非停止不学,而是深耕全人教育的起点。该制度施行半年以来,威信

县扎西会议红军小学的老师们发现,每周少布置一天作业,学生的收获并未减少。据学校跟踪调查,学生们利用没有家庭作业的空闲,回家后开展手工制作、课外阅读、兴趣探索等校外活动,度过充实又快乐的一天。

家长谢梅说:“没有作业,孩子们回家后的压力小了,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”学生们纷纷表示:“没有作业,我们回家后可以读课外书、到广场上散步,或者根据自己的爱好,唱歌、跳舞、打羽毛球、打篮球,甚至帮父母做家务。”“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难得的时间休息放松一下,养精蓄锐,再投入下一阶段的学习。”

## 一个小学生的一天

记者 杨明 曹阜金 文泽梅 何旭东 文/图

4月9日,晴,阳光正好。

扎西镇郊区,晨雾还未完全消散,一抹微光缓缓从山边升起。13岁的李易鑫被闹钟唤醒,起床、洗漱,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着。不一会儿,一碗热气腾腾的抄手便端上了餐桌。

吃完早点,简单收拾了一下,李易鑫便背起书包下楼。小区门口,一名同学早已等在那里,他们相约一起去上学。李易鑫就读于威信县扎西会议红军小学五年级(7)班,本周担任轮值班长的他,早早地到达学校后,便开始检查教室卫生、安排班级早读。待他再次核对完班级课程信息后,同学们也陆陆续续赶来了。

因为每天都要轮换座位,一名同学对自己的座位安排有异议,李易鑫叫来小组长,问明情况后,让小组长尽快处理好这个事情。大家围在一起,向这名同学解释了换座位的缘由,这名同学终于微微一笑,坐了下来。

临近早读,教室里一阵嘈杂,同学们都在热烈交谈着。上个月刚从江苏转学来的小燕同学,正安静地坐着看书,旁边的3名女生讲着昨天发生的趣事。偶尔抬起头的小燕,瞄了一眼黑板上的课程安排,有点不知所措。

李易鑫走了过去,叫上小燕走上讲台,与另一名领读同学一起诵读古诗。“小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……”跟着轻声诵读的小燕,在读到“最喜小儿无赖”时,声音突然大了许多,引来同学们一阵哄笑,他压了一下手,同学们很快安静下来。

随后,小燕又跟着领读同学读了一遍昨天课堂上学过的一首古诗。

下课铃响起。同学们纷纷跑出教室,校园一下子又热闹起来。

李易鑫安排当天的值日生,把两块可移动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后,才跑出教室,去了洗手间。

上课铃响起,同学们早已提前回到教室,开始了一天的学习。上午11:30,下课铃准时响



李易鑫在演讲。

起,李易鑫和另一名班长仔细检查了一遍教室后才慢慢走下楼。校园里的同学都走得差不多了,李易鑫走到楼梯旁,看见自己和同学一起画的画作仍陈列在学校操场旁。

他走近看了一下自己的那幅画,笑了。

顺着小巷慢慢走回家,李易鑫打开门,饭菜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,贪玩的妹妹早已回家看起了动漫。他放下书包,走进厨房,把妈妈烧好的菜一一端上桌。这时爸爸也回来了,一家人坐在桌前,有一句没一句地边吃边聊。吃完饭,收拾好碗筷,李易鑫翻出用帮爸爸干活攒下的零花钱买来的绘本,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

13:30,李易鑫背上书包,慢慢地往学校走去。

到了学校,几名同学在教室嬉戏,李易鑫将手表摘下,放进黑板旁的表袋里,忽然想起潘旭老师吩咐他到心理辅导室去找他。心理辅导室里,潘旭老师正在与一名同学交流,他走进去轻轻拍了一下同学的肩膀,随后关上门默默走了。

上课铃响了,又开始上课了……

下午,李易鑫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。

做作业,吃饭,打羽毛球,预习课文,看了一会课外书,洗漱睡觉……李易鑫的一天忙碌而充实。

小城慢慢恢复了平静……

